

五步追魂



I 247.4

52

I 247.4

111/2

五步追魂

中

陈青云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3

五步追魂

陈青云著

百花出版社出版
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4 字数55万
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000（套）

ISBN 7-30505-193-6/I·178 定价：9.60元（套）

内容简介

田青身怀绝艺，承师命寻找背叛师门危害武林的师兄“一轮明月”步入江湖，他侠肝义胆，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，使许多武林高手免遭杀劫，江湖雅号“五步追魂判”。

铁芬、铁芳等偏又爱上了田青，爱恨相克，师结之情男女之恋，两男相容，终于爱化解了恨。田青识江湖大义，险遭师兄“一轮明月”毒手。

一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一场匡正压邪的血战。师兄“一轮明月”是否得逞江湖请细读全书。

第二十三章 满宫春色关不住 两枝红杏出墙来

其实此刻吃惊的不光是田青，皇甫瑶姬和班驼子也楞在当地，但毕竟母女连心，皇甫瑶姬悲呼一声“娘”，扑入妇人怀中。

那妇人慈爱地抚摸着皇甫瑶姬的秀发，凄然地说：“我儿，为娘欺骗你们，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现在田小侠来此，为娘必须和他谈谈！”

田青肃容说：“前辈就是凤仪谷的公主皇甫琼么？”

妇人点点头：“不错，令师叫你来的吗？”

田青不由一怔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不！不！是长生岛主叫晚辈来的！”

妇人突然一怔，说：“这布包不是令师交给你的？”

“绝对不是！请问前辈，这布包中是什么东西？”

妇人自皇甫瑶姬手中接过小布包，苍白的双额上，突然升起两朵淡淡的红晕，打了开来，掐着一对象绿玉耳坠，说：“田小侠知道耳坠的来历吗？”

田青凝视着耳坠，赤金作炼，绿玉花蕾作坠，制作十分精巧，却不见得十分珍贵，立即摇头说：“晚辈不知！”

皇甫琼肃然地说：“这是宝象国的贡品，乾隆皇帝游江南时遇险，被令师所救，当时令师并不知乾隆的身份，事后乾隆以此物见赠，并声明当今之世任何淑女，除已婚者外，只要中意，都可以此物定情，对方不得拒拒！”

田青不解地说：“此物既是乾隆赠予家师之物，怎会在长生岛主手中？”

皇甫琼黯然地说：“当年令师获此御赐之后，并未在意，只是作为一件纪念品，哪知一时疏忽，将耳坠失落，竟惹出一场大祸！”

田青沉声说：“是不是被人拣去，利用此坠到处招摇？”

皇甫琼微微摇头，说：“如果光是在武林中招摇，不见得会惹下大祸，因此物虽是御赐之宝，有些武林人物，并不重视，那是由于反清复明，仇视清廷的心理仍存之故，况且凭一对耳坠，要想在武林中兴风作浪，也绝不可能……”

皇甫瑶姬大声说：“娘，你别兜圈子嘛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皇甫琼说：“哪知拣到此坠之人，胆大包天，竟进入大内，冒令师之名，诱奸了乾隆两个宠妃，而且亦经过易容……”

田青和皇甫瑶姬同时惊呼一声，田青切齿说：“好个下流的贼子，无怪家师兄歧视家师，一度叛离师门，原来是为了这件事！”

皇甫琼继续说：“如果光是诱奸，若两个宠妃不说，乾隆也不会知道，岂知此贼唯恐天下不乱，竟将两妃拐出大内，始乱终弃……”

田青沉声说：“那么长生岛主定是拣获耳坠，入宫诱奸乾隆宠妃，嫁祸家师之人了？”

皇甫琼说：“长生岛主是什么样子？”

田青狠声：“秃头麻面，身材不高，晚辈发现他坐石洞中寒潭水面石上，当时他曾想要杀我，后来又改变主意，托

我……”

皇甫琼摇摇手说：“那不可能是阴谋嫁祸之人！此人到底是谁？”

田青不解地说：“前辈既不认识此人，怎知昔年嫁祸的不是他！”皇甫琼说：“田小侠请到里面坐！姬儿叫人准备一桌酒席！我们再详谈！”

进入大厅班驼子也跟着进来，不久摆上了酒席，皇甫琼殷勤劝酒，续说：“这件事若仔细想想，也就不难了解，令师身材修长绝对没有麻子，假如此人戴上人皮面罩，或能瞒过宫中女流之辈，但身材高低，却毫无办法，因为乾隆皇帝曾眼见过令师，那人拐走两妃之后，宫女必定据实报告乾隆，以乾隆皇帝之精明，绝不会忽略身材之高矮，因此，老身认为入拐宫妃嫁祸令师之人，其身材及脸型，必与令师相似，经过易容之后，才可以假乱真！”

田青暗暗点头，说：“前辈的推测，确有至理，但长生岛主又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将前辈的形态雕在石笋上？”

皇甫琼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依我猜想，此人也必是昔年‘凤仪谷’中的高手，不忘老身及家母厚待于他，雕刻老身形态于石笋上，以志不忘……”

田青则认为皇甫琼语意未书，皇甫琼昔日美似天人，所有“凤仪谷”的高手，无不垂涎三尺，长生岛主雕下她的情影，无非是朝夕相处，以慰相思之苦。

“然而，此人既不是昔年嫁祸之人，这御赐耳坠怎会在他手中，而他又托我带交皇甫琼，是何居心？”

田青摇摇头说：“晚辈实在想不透此人的用心！”

皇甫琼肃然说：“岂但田小侠想不透，就以老身这个当

事人来说，也是莫名其妙！那么令师现在何处？”

田青说：“晚辈也不知道，五年前晚辈离开泰山，一年后回去探望家师，就扑了空，此后未曾再见。”

皇甫琼说：“依老身猜测，长生岛主托你交来此物，可能不是恶意！”

田青肃容说：“据武林传言，昔年前辈与奇书同时失踪，乃被家师拐走，这件事晚辈可以与闻么？”

皇甫琼粉面微红说：“江湖传言，似都对令师不利，这也许是由嫉妒之故，事实昔年三剑客以及另外许多高手，都明争暗斗，必欲得老身而甘心，其中一部分想人书两得，但那时老身只中意一人，那就是令师屈能伸……”

田青望着这位美妇，相信昔年之美，足以颠倒众生，反之，以剑客的身份，不会勾心斗角，非她莫属。

皇甫瑶姬大声说：“娘，田青的师傅是不是很潇洒？”

皇甫琼面色一肃，说：“姬儿不可无礼，田小侠的师傅，就是你的生身之父！”此言一出，田青和皇甫瑶姬面色都不由微变，只有班驼子不感意外。

田青微皱眉头，心想，莫非昔年师傅确曾将她拐出凤仪谷？

田青立即离座，拜了下去，说：“晚辈拜见师母！”

皇甫琼喜极而泣，泪光闪闪，连忙把田青扶起，说：“听说屈能伸收了八个徒弟，都是上上之达，老身还不相信，今夜一看你，就知道传言不虚，老身真替他高兴！你年纪轻轻的！就名震武林……”

皇甫瑶姬大声说：“你先拜见师母，难道师妹就不值你一拜么？”

皇甫琼笑骂说：“丫头你越来越不象话了，他是你的师兄，还不见过！”

皇甫瑶姬白了田青一眼，嘟着小嘴，说：“那有师兄掴师妹耳光的道理？我才不理他啦！”虽然这样说着，却仍然微微福了一礼。

田青歉然地说：“小兄失礼，尚请师妹见谅！”

皇甫瑶姬小鼻子一皱，说：“别假情假意啦！刚才人家把你接住，不但不领情，却恨不得一个耳光把我打死！”

班驼子耸耸肩说：“老奴认为打得不重，设若田小侠的身手略差一点，那一根‘兰花针’……”

皇甫瑶姬大声说：“老驼子，你敢偏袒他！”

皇甫琼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别闹了！姬儿，你不是常常提起‘五步追魂判’么？现在见了面，而且已知他是你的师兄，应该相亲相爱才对……”

皇甫瑶姬粉面一红，说：“娘，你老是揭人家的短处！”

皇甫琼说：“傻孩子！师兄妹应该亲近，难道娘说错了？”

田青说：“关于师母与奇书同时失踪之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皇甫琼微微一叹，说：“那时令师屈能伸会对老身许下诺言，非老身不娶，我们在一个月明之夜，私许终身，可是家母‘万世之后’获知此事，却坚决反对！”

皇甫瑶姬说：“娘，外祖母为什么呢？难道爹配不上你么？”

皇甫琼凄然地说：“‘万世之后’并非为娘的生身之母，为娘自幼被她收养，利用为娘作幌子，使那些武林高手

都抱着一线希望，而予以利用……”

皇甫瑶姬冷笑一声，说：“难道外祖母永远不许娘嫁人？”

皇甫琼摇摇头说：“并非如此！她只希望利用一段时间，待她将奇书上的武学练成之后，许配给一个黑道煞星！”

“那煞星是谁？”田青和皇甫瑶姬异口同声地问。

皇甫琼肃然地说：“‘三缺书生’公冶森！”

田青茫然说：“此人名不见经传，晚辈未听说过此人。”

皇甫琼肃然地说：“此人极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身手之高，据说不在‘三剑客’之下，因缺一耳一手及一目，故名‘三缺书生’！”

田青沉声说：“此人如此丑陋，‘万世之后’为何要将前辈嫁给他！”

皇甫琼摇摇头，说：“家母用意何在？连老身也不清楚！此事被老身获悉，偷偷告诉令师，要求令师带老身逃出凤仪谷，不料令师坚决反对私奔，准备公开谈判，正当此时大内高手云集凤仪谷外，指名叫令师屈能伸，并宣布他入宫诱奸贵妃之罪……”

皇甫琼不胜希虚，续说：“圣旨捉拿钦犯，谁敢违抗？但老身深信令师不会做这种卑鄙之事，出谷对大内高手论理，结果双方还是免不了动手！对方高手如云，声势浩大，而凤仪谷这面却袖手旁观，结果令师只有突围逃走……”

皇甫瑶姬问道：“娘，你跟爹爹逃走了？”

皇甫琼喃喃地说：“是的！就是那次，为娘才怀了身孕，但不仅又被大内高手跟踪，终被冲散，为娘潜回此庄，你爹爹迄无下落……”

皇甫琼凄然地说：“以后凤仪谷中的事情，可问班驼子”！班驼子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公主和屈能伸突围逃走之后，大内高手仍不放过凤仪谷，双方苦战一昼一夜，伤亡极重，凤仪谷这边，不愿与宫廷作对，相继退走，事后我才发现‘万世之后’和‘三缺书生’早已趁混乱之时溜走，而那座以竹筒建的竹屋也告失踪……”

田青心想，那奇书可能被“三缺书生”盗走，当然也可能被“万世之后”趁机运走，但那竹屋怎会在五虎岭上呢？

田青立即把白乐天及蒲寒秋二位前辈现身，以及在五虎岭上发现奇书，运书南下，上了“鬼手丹青”大当之事细说一遍。

皇甫琼肃然地说：“想不到昔年凤仪谷的二流高手，竟能兴风作浪，这‘鬼手丹青’牧一民，武功并不太高，只是心智过人，据老身所知，他的为人并不太坏，只是天下最大的书已变成最小的书，再想找回，恐怕太难了！”

田青肃容说：“前辈诈死，用意何在？”

皇甫琼说：“我近来发现一个神秘人物，常常出没在本庄附近，有一次被班驼子遇上，未出十招，班驼子竟被翻个筋斗！”

两小不由大骇，班驼子昔年也算凤仪谷一流高手，身手了得，那人竟能在十招之内将他翻个筋斗，那人的武功，确实不可轻估。

班驼子老脸一红，说：“公主别为我驼子脸上贴金，其实未超过三招！”

田青暗自吃惊不已，看班驼子的神色，绝不会说谎，立即肃然说：“师母，请问那怪客是什么样子？”

皇甫琼正色说：“身披蒲草席，连头脸也都掩住，手持木棍，赤足……”

班驼子补充说：“身材颇高，却很瘦！身上有骰子臭味！”

田青沉声说：“那条怪客把班大叔翻了个筋斗，大叔有没有看出是哪一流的武功？”

班驼子尴尬地说：“说来令人难以置信！他那枣木棍施展开来，竟象剑招，却令人无法招架……”

田青肃容说：“师母，请问武林中剑术，属哪一派最高？”

皇甫琼说：“在百十年前，华山的‘潇湘剑法’最高，武当派的‘太极剑法’次之，但自‘三剑客’出道不久，已远在两大门派之上！”

田青突然有个奇异的念头，他认为那个身披草席的怪客，必与师门有关，再不然与白、蒲二位有点渊源。

田青不解地说：“那怪客在附近出没，是否想暗算师母？”

皇甫琼摇摇头说：“以此人的身手，要想暗算老身，似不必下此功夫，在此守候达半年之久，但老身却想不出他在此逗留的企图！”

田青关怀的说：“师母还是要注意些才好！”

皇甫琼说：“我此番诈死，主要想试试这怪客的企图，哪知他无动于衷，似乎已知我非真的死去，昨天班驼子还庄外见到他！所以老身认为这怪人并无恶意！”

这时天色已明，田青起身告辞，说：“晚辈还有琐事待办，若遇上白、蒲二位前辈，必定将师母近况禀告，希望他

们两位前辈能前来照料！”

皇甫琼说：“那也不必，老身确认这怪客无恶意，有老身和班驼子两人，也可以应付！况且还有姬儿……”

皇甫瑶姬大声说：“娘，你不是说我经验不够么？”

皇甫琼说：“那还用说！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出外，我老是不放心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突有所悟，沉声说：“丫头，你要动什么念头？”

皇甫瑶姬柳腰一扭，嗲声说：“假如有机会出去历练一下，你不会反对吧！”

皇甫琼笑着说：“丫头！你别一厢情愿，你知道师兄带不带你去？”

田青暗暗叫苦，心想，我的妈！你千万别找我的麻烦！万一遇上铁芳，我……。

皇甫瑶姬哼了一声说：“他打我一个耳光，我要罚他！我要跟他去！”

田青连忙对皇甫琼说：“师母请劝劝师妹！晚辈还有急事待办，实在不能……”

皇甫琼微微一笑，说：“青儿，听说你那‘五步追魂判’的大名，轰动一时，绝非辜致，必有真凭实学！设若你不讨厌姬儿，就带她去吧！”

田青心想，这下子可糟了！正要借词推卸，突闻皇甫瑶姬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娘，你听道没有？刚才他曾说有琐事待办，所谓琐事，当然是不关重要的事，如今一听我要跟他去，立即又改为重要之事！他对师母这样不敬，岂不该打？”

皇甫琼笑着说：“丫头真不害羞，你师兄不带你去，当

然是不喜欢你！为娘知道他不是……”

皇甫瑶姬哼了一声，两手叉腰，大声说：“师兄，你讨厌我吗？”

田青心想，讨厌之上，应该再加上二字，应该是“非常讨厌”！可是当着师母之面，不便严拒，立即摊摊手，说：

“小兄只是以为那怪客在附近逗留不去，放心不下，若师妹留下，也增加一份实力，其实小兄并未说讨厌你……”

“那好，”皇甫瑶姬大声说：“我母亲的武功，比班骐子高出几倍，用不着你操心！这样总该成了吧。”

田青无奈，只得答应，却仍然说：“为了方便起见，师妹再改换男装如何？”

皇甫瑶姬大眼一眨，说：“为什么要换男装？说个理由听听！”

田青差点被她难住，微微一笑说：“改变男装，任何场面都可以去，不受拘束！再者……”

皇甫瑶姬撇撇嘴说：“不会是怕你的女朋友看到你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田青玉面一红，说：“师妹别开玩笑，快去换装吧！”

皇甫瑶姬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这人心眼很多，我不能不防你一手！就以刚才自刁斗落下那一件事来说，谁也没想到你根本未受伤，人家抱住你，你还出手打人……”说着，一阵风似地进入内间换衣衫去了。

第二十四章

乍闻蒲衣人丧胆 一见木棍鬼神愁

二月江南，草长莺飞，潺潺的河水，唱着迎春小调；云雀在白云板上钉钉子……。

在莫干山南麓，两匹骏马骈辔而行，马上两个年轻人，都是神采焕发，玉树临风。

这两人正是田青和皇甫瑶姬。

皇甫瑶姬说：“师兄，我们到哪里去？”

田青淡然地说：“不必多问！跟我走就是了！”

皇甫瑶姬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大的架子，我偏要问！”

田青沉声说：“此处离贵庄不过百里之遥，你若调皮！我就把你送回去！”

皇甫瑶姬两手叉腰，大声说：“口气可真不小！我又不是算盘珠，要你拨来拨去！”

田青冷冷地说：“那么你就学乖点，惹我恼火，你这算盘珠我永远不拨！”

皇甫瑶姬怔了一下，说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田青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制住你放在马上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绝不放开你，落个耳根清净！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皇甫瑶姬粉面铁青地说：“我母亲没有叫你这样对待我！再说，你以为我这么不济么？”

田青晒然一笑，说：“我没有说你不济，可是‘五步追

魂判’出道以来，未吃过败仗，这一点你该清楚！有些高手，只要一看到我的信物，就望风而逃！”

皇甫瑶姬飘下马来，大声说：“露一手让我开开眼界！若是真正高明，今后我听你的，设若马马虎虎，今后行事须和咱家商量一下！”

田青耸耸肩说：“算了吧！我身为师兄，总不能以大欺小，况且你又是女流之辈，胜之不武！”

皇甫瑶姬厉声说：“你简直欺人太甚，看掌……”

这丫头十分任性，连人带掌扑了上来，攻势十分凌厉，显然要报那一记耳光之仇。

田青翻身滑下马背，贴在马肚兜带上，轻轻戳出一式“如来指”。

皇甫瑶姬一掌拍空，恐怕伤了坐骑，急忙收回掌力，那知一缕指劲，象搔痒似地戳在她的腋窝之内。

用力如果大一点，反而好受些，只是说痛不痛，痒不痒，无法提聚真力，尤其女孩更怕呵。

皇甫瑶姬咕咕一笑，花枝乱颤，田青抖手撒出疆绳，缠在她的双腿上轻轻一带，“叭哒”一声，皇甫瑶姬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田青翻身上了马背，沉声说：“对师兄不敬，略施薄惩，还不快起来！”

哪知皇甫瑶姬寂然不动，好象昏了过去。

田青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别装死！你再不起来，我可要走了！”

皇甫瑶姬仍是寂然不动，田青心想，看她刚才出掌之凌厉，绝不会如此差劲！况且我那一指仅是使她无法提聚真力，旨在让她躺下，绝不会昏倒。

田青大声说：“你在这里躺着吧！我可要走了……”说着，当真催马向前奔去，却回头察看，那知道这丫头仍象死一般，根本未移动一下。

田青不禁吃了一惊，离开师母不过一天，设若她真的死了！我这个做师兄的，实在无颜去见师母！

他急忙奔了回来，下马掠到皇甫瑶姬身旁，仔细一看，双峰并无一起一伏的现象，敢情连呼吸也停止了。

田青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肃然地说：“师妹，刚才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，煞煞你的傲气，哪知你竟……这叫我如何向师母交待？”

他急得搓搓手，连忙捏着她的脉搏，感觉脉搏仍然跳动，心想，原来你是装蒜。

那知皇甫瑶姬翻腕一抖，想把田青摔倒，但田青的反应也够快，力贯腕部，用力一提，想把她带起来。

假如他摔倒下去，一定会压在她的身上。

哪知皇甫瑶姬趁他一带之势，一足柱地，另一足自他胯间伸出一勾，足尖踢在他的鹤口穴上，田青松手倒地。

鹤穴口被点，全身劲力顿失，田青一看她脸上的狠辣之色，不由暗暗一叹！若任她摆布，简直不堪设想。

皇甫瑶姬咭咭笑着说：“你不是从未吃过败仗么？现在就让你尝尝吃败仗的滋味，而且要你变成算盘珠一样，我不拨你，你就不能动！”

田青狠狠地瞪她一眼，又不能说话，急得热血沸腾，他知道这丫头十分任性，什么事都会做出来。

皇甫瑶姬得意地说：“学乖点，现在要听我指挥了！”她把田青抱上马鞍横放着，她也上马，牵着田青的马，